



欽定續通典卷

樂六

清樂

晉魏有相和大曲清商三調曰平曰清曰瑟

見宋書樂志沈約云

傳自漢世今不聞矣瑟又訛為側

世俗之樂猶得其緒餘焉

始有正宮中呂宮南

呂宮黃鐘宮各有羽商變宮為十六調唐太宗始增以大呂高宮高宗增中呂道調夷則仙呂共二十八調

商各宮即清商調也

夾鐘各中呂宮林鐘名南呂宮無射名黃鐘官惟正宮不然蓋統於

黃鐘

故也然宮洪羽殺商角頗分

正宮古黃鐘也中呂調夾鐘羽也正宮中呂相為出

入但正宮聲洪中呂則殺商調與仙呂亦相出入但仙呂聲高商調低緩

相應謂之犯度曲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一

謂之節歸宿謂之煞

五行之聲所司為正犯黃鐘官為無射應彼為宮也所歌為旁犯越

也所下為側犯越角南呂應黃鐘為角也餘彼此八犯

歌曰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羽

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

八用又四犯歌曰宮角羽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其運

調也以羽角宮商為平上去入七羽調首中呂次正平

高平終黃鐘大呂羽七角調首越角次大食角終於林

鐘南呂變宮七宮調首正宮次高宮中呂宮終於夷則

無射之宮七商調首越調次大食調高大食調終於夷則

合聲律謂之失板其尾聲歸宿本調惟雙調歇拍煞驚

者上生四位擊者下隔一宮反者宮闕相頂丁者上下





亂矣今以頭管考之夾鐘清收四聲為緊五居九孔之

首為宮次六字為羽次凡字為商次工字為閏閏

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黃鐘居子蕤賓為變

而居午變亦為宮與雅樂七音全不同矣正聲三調黃

鐘為調以統四聲則其聲優游平中今乃高至緊五夾

清低至上始洗卑則過節高則流蕩甚至佚出均外

此所以為靡 **春華用水鐘** 唐元宗擊羯鼓自製曲曰春

靡之樂也 **夾鐘宮也時當正** **秋月用南呂** 開元中西京節度使楊

光好四顧柳杏皆已微拆乃

月以二月律催花 **秋月用南呂** 敬述進黃鐘商婆羅門

曲凡十二遍而終天寶七載八月上夢遊月宮改用六

么蓋般涉調黃鐘羽也更號其曲曰霓裳羽衣云時貴

如有寵蓋太族以律娶妻為南呂今 **召川元用林鐘** 天

棄商用羽子婦同宮召亂兆於樂矣

中上在東都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鼓之其一林

鐘宮時號水調宮其一南呂商時號水調商取林鐘水

土之母而生南呂水音也 **樂清平用黃鐘** 天寶中賞木

世傳歌此調能致鬼神云 **樂清平用黃鐘** 芍藥宣翰林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二

李白令進清平調三章皆七言絕句也蓋古樂取聲律

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明皇不樂側調止用黃

鐘宮黃鐘商歌之 **祝壽考用始洗** 武后烏歌萬歲樂用

蓋義取君臣也 **哀隕絕用中呂** 明皇

女用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

平調二曲皆始洗也取壽星龍角

兩中聞鈴聲作雨淋鈴曲用雙調何滿子乃滄州歌者

姓名臨刑進此曲贖罪竟不免死亦用雙調乃夾鐘之

中呂商也律窮於中 **紀臣功用無射** 北齊蘭陵王破周

呂又屬商義取秋殺

調蘭陵王三段二十四拍乃其遺聲也唐明皇自潞州

還京師夜半舉兵平韋氏之亂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

皆用無射商 **動物類用太簇** 楊柳枝曲七言四句每句

黃鐘越調

用黃鐘商歌之蓋正月春律也天寶中南海進荔枝作

荔枝香曲用大石歌指二調太簇生林鐘之商為南呂

義取水木也羯鼓音屬太簇一均明皇與宋璟皆善

永泰中西川節度使杜鴻漸登閣奏此山下羣羊皆無



他如鳳將雛則宮商相應以象父子鳳求凰則宮徵相合以象夫婦烏夜啼主角調以鳥聲角也別鶴怨主羽調以鶴聲羽也春草晨雞亦無不可被管絃者虞美人曲有二中呂宮則夾鐘宮也其一屬中呂調乃黃鐘爲羽也有草應拍而舞曰虞美人草沈括以爲吳音卽此宋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鷄唱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曰鷄叫子夫世俗之樂其去古也遠矣然猶感物通靈若此然則雅樂當何如也

### 坐立部伎

坐立部伎唐末已亡惟景雲樂舞僅存山堂考索曰元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三

宗時樂分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獨其餘聲遺曲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而不可考法也宋中興四朝樂志敘曰國朝初得江南樂已次其坐部不用遼樂志曰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取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其法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清七



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樂並亡

四方樂

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樂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樂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樂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天寶以後工人亡散音伎多闕德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請劍南節度使韋臯欲獻夷中歌曲臯乃作南詔奉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四

聖樂以進德宗闕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後又有驃國王遣其弟獻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宋神宗元豐六年有米脂砮降戎樂工四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大晟樂書曰前此宮架之外列熊羆案所奏皆四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鞀屨氏掌四夷樂鞀師旌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先王之所不廢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宴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散樂

唐時有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鉞刀俯身就鋒歷臉植於背吹箏篋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猶與四夷樂同列文宗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

欽定續通典

卷九一

五

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文宗惡其太險傷人不復作

宋百戲有踏毬蹴毬踏躡藏挾雜旋弄鎗椀瓶靛劍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之類皆隸左右軍

遼主生辰宴及曲宴宋國使樂皆用雜劇角觥冊后儀呈百戲角觥戲馬以爲樂元會則以散樂角觥終之

金有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

樂器各曲不傳章宗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



王爲戲及稱萬歲

元駕前承應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榘等伎

明孝宗宏治初親耕藉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武宗正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選樂工有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所隸益復猥雜筋斗百戲之類日盛於禁掖旣而河間等府奉詔送樂戶至京給與口糧工部仍相地爲之居室時樂工旣得幸時時言外郡樂工不宜獨逸請移文天下取精於諸伎者送教坊於是司遣官押送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六

前代雜樂

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昫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音紹興中始省教坊樂凡燕禮<sub>坐伎</sub>乾道時間用雜攢以



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不用女樂頌示子孫守之以爲  
家法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  
畧附於下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  
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  
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  
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  
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  
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  
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七

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  
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  
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  
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  
終於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  
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  
其夾鐘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  
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僊呂宮曰黃鐘宮皆生於黃  
鐘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



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  
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僊  
呂調曰黃鐘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  
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  
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  
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  
夾鐘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  
知變宮變徵旣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  
紊亂正聲若此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八

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也所收二十八調本  
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  
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  
俗之日衰也宋初循唐舊制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  
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間以內侍二  
人爲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  
有闕卽填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論奏使副歲閱雜  
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卽以次補諸部應  
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



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之急歸擘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爲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政和四年正月禮部奏教坊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仍令秘書省撰詞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孝宗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九

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日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日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

以上並臨安府差

相撲等子二十一

人

御前中

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又有雲韶部者

佐司差

黃門樂也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



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  
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  
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  
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  
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  
州五曰林鐘商汎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  
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食調清平樂十曰般  
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  
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箏笙感栗笛方響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十

仗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又有鈞容  
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  
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  
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擇日天武拱聖軍  
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  
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  
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  
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

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



內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爲額闕卽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衆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爲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

欽定續道典

卷九十一

二

賞又申諭止於支賜一次庶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收頓內老弱癯疾者放停教坊所嘗援祖宗舊典黜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卽日蠲罷各令自便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鳳栗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行宮殿庭凡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

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又清



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人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遼於雅樂大樂散樂之外復有國樂元夕皇帝燕飲用國樂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春飛放杏塢皇帝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金有本國舊音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三

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於時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爲汝歌乃命宗室子序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



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  
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  
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  
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  
留坐一更極歡而罷

元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

鼓吹樂本軍樂也說者謂列於殿廷者爲鼓吹從行者  
爲騎吹魏晉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宋因之有  
導引曲六州曲十二時曲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

三

而不作同名爲樂而用實異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言  
古者饒歌鼓吹曲各異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惟  
備警衛而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  
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  
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合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  
紹定間姜夔言鼓吹曲以歌功德我太祖太宗平僭僞  
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  
舜高宗再造大功土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  
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樂

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

宋

宋仁宗嘉祐七年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樂明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一

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



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古樂淡且和議

宋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二

周子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矣

律尺議

宋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曰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  
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  
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  
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  
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  
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  
哉向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  
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  
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四

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  
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  
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  
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  
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  
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  
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  
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  
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



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鹿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

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



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  
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諷也 范鎮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曰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  
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懔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  
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于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  
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  
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于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六

然得附君實之書傳于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  
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  
曰漢書傳于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  
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  
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  
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  
黍之起于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  
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



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于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七

子路以正衛之君臣父子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也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于後世亦可爲律而故于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



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鐘之龠施于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八

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論也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



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譏諷也  
晉徽宗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能罷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九

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剽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忝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漢津常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



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畧取之蔡京神其說而托於  
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  
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  
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  
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  
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  
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  
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十

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  
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  
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  
臣聞黃帝以三寸之罍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  
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  
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  
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  
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  
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



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

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制

其後十三年帝

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置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

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十一

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際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



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亦班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十一

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于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攀於熟習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



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  
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  
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  
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  
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  
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  
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  
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  
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  
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  
也哉

元豐朝會樂十議

宋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  
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  
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  
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樂  
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位



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官懸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鄴綴各六十四舞者

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十右



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鈔二四工舉  
二工執鐻執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  
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  
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節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  
長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  
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鈔  
和之以金鐻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  
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  
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五

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  
嚮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  
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  
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  
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鈔發鐻鳴鏡復至南第一表爲  
六變而舞異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  
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  
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  
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



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  
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  
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懸四隅  
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  
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罇鐘相應鞀  
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鞀應鞀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  
鞀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懸四隅設建鼓不擊  
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六

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  
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  
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  
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  
九夏是在廷之樂戛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  
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  
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  
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  
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



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篋虞米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二十七

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倣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罷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宋



元豐三年楊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承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



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日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聲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箎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罇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罇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九

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旣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淆無馭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



蕤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大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戎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調鐘管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併上之

用正聲廢中聲議

宋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徽宗大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卽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人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



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用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刑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欽定續大典

卷九十一

三

大正少三等八條議

宋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官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絃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大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



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大正少  
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獻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  
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  
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  
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大正少遂塤箎簫各三等舊制簫  
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其四清  
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展匏有三色一曰  
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  
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

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  
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  
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  
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  
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  
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  
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  
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  
用其七祝啟晉鼓鐃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



行備設其八登歌官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崇寧之樂可變議元

吳萊淵穎集曰鄉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懸文武二舞合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鍾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



稟賦上與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  
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  
節三寸定黃鐘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卽據而定爲度量  
權衡樂以是制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  
並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  
說先鑄帝龜八鼎復造金石鐘虡雕幾刻鏤盡極後世  
之選矣然以崇寧之指尺旣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  
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  
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  
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  
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  
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  
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採荆楚燕代之謳  
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  
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  
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  
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兹人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



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食小食大食般涉等調大食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蔟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以胡樂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曾製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子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旣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巢猿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黃鐘三十九分不合於理議

明

季本律呂別說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



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蓋亦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  
其言曰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谿  
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  
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宋劉恕作外紀書黃帝令伶  
倫造律亦載此文原恕之意不過博採古書以備三皇  
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則未暇詳求其義焉然呂氏  
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  
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爲下其法固與史記漢書上下相生三分  
損益者同而黃鐘之宮實起九寸也呂氏之說前後不  
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記漢書雖未爲得古人律制之  
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說猶有可推而其數亦似自然  
若以三寸九分爲黃鐘如呂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損益



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絲何以成聲耶竊意長三寸九分當爲長九寸空徑三分之誤也故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蓋有以知其爲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復述此以論和聲亦欲備古義踵其誤而不覺耳終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損益爲古人易簡之法而黃鐘之爲九寸者皆仍漢舊未有改也若韋昭註國語而曰黃鐘陽之變本爲黃鐘而言其曰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亦言黃鐘之圍徑長短而於蕤賓則固曰管長六寸二分八釐但舉成數而曰六寸三分

耳非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鐘之變也豈可據三寸九分之謬說以爲黃鐘之定數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非陰陽消長往來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陽之進也氣則從微至著以漸而盈陰之退也氣則從盛反衰以漸而縮陰陽進退盈縮適均不應陽之始進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進九分



陰之始退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雖善而數亦強排且非呂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則亦臆說而已既以三寸九分爲黃鐘因謂黃鐘之尊在於清氣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黃鐘爲宮聲極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濁而爲民事物盡斥諸儒言黃鐘長九寸之非殊不知禮有以多爲貴者如獻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數天子二十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甸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之類各隨所重以別尊卑未嘗執一端以爲典要也故數多管長則聲濁而爲宮有持重深沉之意焉何害其爲貴數少管短則聲清而爲羽有飛越輕佻之意焉何害其爲賤商角徵之聲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體靜而用動君也者以靜制動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動而制於靜者也古人立法亦隨所用而各有意義何必務爲新奇以成其臆說哉今律呂大象章旣以子黃鐘爲正宮丑大呂亥應鐘爲宮寅

太族戌無射爲商卯夾鐘西南呂爲角辰姑洗申夷則



爲徵已仲呂未林鐘爲羽午蕤賓爲正羽以配君臣民  
事物之等則明以三寸九分之黃鐘以次而至於九寸  
之蕤賓者也其定五聲生數次第則曰宮聲五十商聲  
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商角則自宮而加  
多徵羽則自角而減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減二十  
或減三十其參差不齊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宮土聲  
也以土當河圖之五數十乘之而爲五十徵火聲也以  
火當河圖之七數十乘之而爲七十羽水聲也以水當  
河圖之六數十乘之而爲六十猶可說也商金聲也而

欽定續道典

卷九十一

五

以當河圖之八數十乘之而爲八十則木而非金矣角  
木聲也而以當河圖之九數十乘之而爲九十則金而  
非木矣其視律呂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錯耶又  
以變宮五十變徵七十爲二變以備七音是又襲七始  
七聲之舊也故其對調旋宮之圖悉從律呂新書每均  
七聲之數而蔡氏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  
節遠之說亦併用之然止用全聲不用半聲其聲皆不  
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鳴之故陽律三爲宮商  
角則陰呂二爲徵羽陰呂三爲宮商角則陽律二爲徵



羽其長短亦不皆一。一順序也亦安在其爲均哉。至於六子調圖雖本律呂新書而新書之意乃以一律爲五調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捏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湊其雙官對調之圖則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換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呂新書之意而妄意爲之其勞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齒唇牙分屬宮商角徵羽則別爲一義蓋喉舌齒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濁半清半濁之分故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謂字則有喉唇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齒舌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而聲中無字又官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使字中有聲則可若謂字聲卽合歌聲則不可以歌聲卽同字聲是又一牽扯也至引蘇祇婆七聲之說正是秦漢以來五聲二變之義但在西域其名異耳安得執此以爲聲清之證哉其爲此書止有以先儒不識黃鐘生成之數一節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餘諸論今不今古不古以法象則無取以度數則不倫無一合於理者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之類也夫



琴以第三絃爲宮爲中和議明

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往年與善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聞其說曰冷謙之樂乃古無射調也俗呼爲清商調以第二絃爲宮音少者歌之則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樂乃古夾鐘調也俗呼爲清徵調以第四絃爲宮音老者歌之則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古之正調是也俗呼爲清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絃爲宮音比冷謙高一調比蔡元定低一調老者歌之不揭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爲

欽定續通典

卷九十一

三

中和也時典樂尤世賢亦知音者以所帶來神樂觀笙吹其所習舊樂章譜與琴譜相校所論不虛也





